

成语典故里的

运城

许由洗耳：坚守本心的精神自省

□记者 王捷 文图

当我们在一些正式场合或日常生活中用于礼貌表达对他人的想法或观点的重视与尊重时,常常会用到“洗耳恭听”这一成语。不过,鲜少有人知道,这一成语中还蕴藏着一段值得深思的故事,成为古人坚守精神纯粹、拒绝功名利禄的独特象征,这便是今天和大家分享成语典故“许由洗耳”。

相传,这一故事就发生在黄河北岸平陆段的箕山一带,距今约4500年。《庄子·逍遥游》《琴操·箕山操》《高士传》等古籍中有记载,不过叙述上略有差异。后世文献中也常常引用这一典故,如唐代《史记正义》、宋代《太平御览》等。

许由是尧时的一位贤士,德行高尚、年事已高的帝尧认为他拥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便要把天下让给他。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许由却没有接受。在他看来,尧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若接替王位,只不过是尸位素餐罢了。鹤鹑鸟在再大的树上筑巢,也不过占了一枝;偃鼠跑到再大的河流饮水,也不过灌饱肚子。他不图名利,所以就拒绝了尧,隐居在平陆的箕山之南。

尧并未放弃,后来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负责管理天下九州事物。许由不喜欢听这些言语,他认为官场的权力纷



▲河东成语典故园“许由洗耳”雕塑

争、世俗的功名利禄都是对纯净心灵的污染,感觉这些话语“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水边去洗耳朵。许由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恰好牵着牛犊前来饮水,便问许由在干什么。许由说:“尧想召我去当九州长,我不喜欢听这不干净的话,所以就过来洗耳朵。”巢父斥责道:“若你隐居深谷高岸,不去过问那些人和事,谁能见到你啊!谁让你名声在外,惹出了这样的事,你这是在故作浮

游追逐名誉,差点污了我犊儿的口!”于是便牵着牛犊到上游饮水了。

许由的故事日渐传遍天下,人们深深敬佩他的淡泊名利。随着历史发展,“许由洗耳”也成为隐逸避世、鄙弃权位的象征。李白、苏轼等历代文人常以“洗耳翁”代指高洁隐士,或以“幸可饮牛”喻清静之地,借以抒写隐逸之志或讽喻时政。巢父与许由的戏剧性对话细节,也成就了永恒的记忆点,从另一

个角度丰富了这一典故的内涵。巢父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许由选择中的一种极端纯粹,也引发了人们对“真清高”与“假标榜”的深度思考。

这也是“许由洗耳”这一典故揭示的一个永恒命题:如何保持精神的独立与纯净。许由的“洗耳”并不是简单的“消极避世”,而是对“欲望陷阱”的一种主动避让,是对“不为外物所累”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精神自省。他不愿世俗的功利思想侵蚀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是面对名利与诱惑,做到坚守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正是他的智慧选择。

无疑,这种对权力与欲望的冷静态度,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真正的清醒,不是我们被裹挟,而是我们懂得什么值得珍藏于内心。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河边”,拥有“清洗”耳朵、净化心灵意识和能力,保持清醒认知,守护内心纯粹,为自己的人生划定属于自己的“精神边界”,找准真正的平衡。

这也是这则古代成语典故给予我们现代人的最好礼物,拥有学会辨别什么值得听、什么需要“洗”掉的勇气和智慧。只有这样,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焦虑、迷茫时才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片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净土,让我们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自我,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坐拥书城

从生活现场打捞故事的创作

——吴晓征小小小说的艺术特色

□薛城

晓征常说:“我感兴趣的是别人的谈话,从别人的谈话里捕捉小说的形与神。”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他小说创作的密码箱——对他而言,创作从不是闭门造车的玄思,而是把生活里那些稍纵即逝的声音、温度与褶皱,用文字编织成可触可感的生命形态。这种从生活现场打捞故事的创作方式,让他的小说自带一股烟火气,未读时先觉亲切,读罢更觉心动——毕竟,所有能叩响人心的故事,终究要扎根在生活的厚土里。

《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话穿越两千年光阴,至今仍叩击着小说的本质。无论叙事手法如何先锋、理论思潮如何更迭,小说最本真的模样,终究是讲一个好故事。它或许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却要让人物在情节里活起来;它或许不沉迷于语言的炫技,却要在细节里藏着人性的光。晓征的小说创作,恰是对这种本质的坚守。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小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品格。它不像戏剧依赖舞台的张力,不像诗歌需要韵律的翅膀,也不像散文侧重情感的直抒——它是在虚构的土壤里种出真实的树,用情节做枝干,用细节做叶片,最终在读者心里投下一片阴凉。晓征的创作深谙此道。他写身边人,记身边事,连那些在旁人看来“无关紧要”的闲谈、“鸡毛蒜皮”的纠葛,都被他小心收进素材的陶罐。经年累月的沉淀、反复的咀嚼琢磨,最终发酵成一篇篇有筋骨、有味道

的小说。这些作品见诸省级刊物,既是他创作的注脚,也是读者对他的认可。

晓征创作过一批精短小说,其代表作有《扇子秋冬》《朝拜》《官身》《终结》《吉祥》《百字小说六篇》等,这些小说延续他一贯的创作底色,篇幅精短,却短得扎实,精得出奇;语言素朴,却素朴得有力。无论是亲历的鲜活、耳闻的余温,还是观察的敏锐,都在他的笔下熔铸成独特的小说世界。这种“只此一家”的创作,恰恰是文学最珍贵的个性——它拒绝复制,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

若说晓征的小说有什么“局限”,那大概是他始终把目光锁定在脚下的土地。他写返乡的士兵、执迷的赌徒、山野的猎人、守道的工人、街头的小贩、病榻的患者……这些被宏大叙事轻轻略过的“小人物”,在他的笔下却活成了主角。他们没有力拔山兮的气概,没有改天换地的壮举,有的只是普通人的悲喜:为生计辗转的愁容、为一句承诺辗转的反侧、为一点温暖辗转的期待。

初见晓征之前,我总觉得他该是个“带点仙气”的人——毕竟,能把市井烟火写得令人拍案叫绝的人,多少该有些超脱的气质。可真正相识后才知,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汉子,骨子里是扎了根的厚重。他像黄土地上的老榆树,根系深深扎进泥土,枝叶却向着天空生

长。难怪早年前他还年纪轻轻,大家都唤他“老吴”。我曾试着解他身上的“谜”:为何他的小说总带着泥土的芬芳?为何他能将平凡写得如此动人?每读一篇新作,谜题便多了几分,惊喜也多了几分——原来真正的创作,从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生命对生命的映照。

他的出生地,人们总爱用“山里头”代指。那里没有小桥流水的婉约,有的是黄土高坡的粗犷、黄河奔涌的豪壮。或许正是这片土地的滋养,让他的文字有了大山般的厚重。读他的小说,你能闻到山乡的气息,能听见风过树梢的声音,能触摸到生活最本真的温度。这种“接地气”的写作,恰恰是当下文学最需要的“仙气”。

回到作品,《扇子秋冬》最让我心动的是它对“等待”的诠释。12年前的一段心结,像一根细针,扎在主人公的生命里;12年后的解开心结,却发现那道枷锁从来都是自己套上的。这故事读来荒诞,细想却扎心——我们谁不曾为某个执念困守多年,谁不曾为一场误会自我囚禁?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晓征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谓“不合理”的执念,不过是现实给我们的温柔提醒——有些坎,终究要自己跨过去;有些结,终究要自己解开。

若说《扇子秋冬》是对执念的解剖,那《终结》则是对生死的叩问。玉在根

的祭日死去,不是轰轰烈烈的殉情,而是生不如死的绝望。她逃避过、挣扎过、麻木过,最终选择以死亡结束痛苦。这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死亡的决绝,而是她走向死亡前的清醒:也许她只是随根而去,但她死后,却留给世人一个警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论在人间或地狱,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真情的迸发。死亡在这里不是终点,而是真情的注脚;绝望在这里不是终点,而是希望的起点。这种对生死的通透思考,让《终结》超越了普通的故事,成了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

《朝拜》与《官身》则像两则现代寓言。前者写信仰的异化,后者写权力的荒诞,初读时令人哑然失笑,再读时却脊背发凉——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里,藏着多少未被察觉的荒谬?科学家用数据解释世界,艺术家却用心灵温暖世界。晓征的这两篇小说,或许只揭开了现实的冰山一角,却足够让我们警醒:当我们嘲笑他人的愚昧时,是否也在成为某种愚昧的帮凶?

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文学是生活的镜子,但不是哈哈镜。”晓征的小说,正如这样一面镜子——它不粉饰生活的不堪,也不夸大生命的璀璨,只是如实地映照出普通人的悲欢。在这个追求“流量”“爆款”的时代,他的坚持显得尤为珍贵:他用短篇写人间百态,用素朴传递深刻思考,用人性照亮生活的褶皱。

愿晓征的笔下,永远有泥土的芬芳;愿他的故事里,永远有真情的温度;愿他的创作,永远是照见我们内心的那面镜子。毕竟,文学最珍贵的样子,不就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写的是别人,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